

洪磊·白日梦中的中国风景



中国风景-火



中国风景-水

洪磊以摄影出名,而他的摄影却很失真。幽深的中国园林,在他的照片中散发着如梦一般奇诡的色彩,或者几只中国鸟、虫,完全体现出国画的气质。不过,他的制作方法并不难,以这些园林来说,是他在苏州的几个私家花园拍的作品。当时是黑白照片,但他把照片洗成褐红色,再以水色和油画颜料描绘出诡异的景象。

洪磊不仅拍过中国园林,还拍过黄山、花鸟瓜果等等,他以摄影的手法,加上绘画,重现了一个梦中的传统中国。这种传统中国审美、现代文明的机器加上国际化的观看方式,让洪磊成了中国当代艺术最另类的人物,当然他现在也非常出名。不过,洪磊天性是个回避现实的人,现实对他来说,总是充满了矛盾。他说生活中处处不如意,但在这种不如意,又让他的精神生活在内心深处慢慢展开。最终,洪磊就变成了一个白日梦者,不过,他自己说,他更像一个梦游者,游荡于梦幻与现实之间。

往往我无法认清纷繁的错综复杂的历史中的个体。尤其中国历史,对画家的记载也只是只言片语,不能确定真伪。所以我只能凭借那些画面来感受古人的情怀,譬如,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给了我神秘莫测的畅想;董源的三幅手卷,让我想起徽州乡野,由此我可以想象我的祖先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;米氏父子的烟云山水使我遁入空寂;倪瓒的太湖让我感知人世的苍凉和萧瑟;马远的《水图》让我看见了空濛;八大山人的山水仿佛就是我的泪水;还有牧溪的《六柿图》让我思索时间……
——洪磊(来源阮义忠访谈洪磊)

刘野:爱丽丝的成人故事

可爱、鲜艳的画面,卡通式的小女孩,大幅的空白,刘野在这些美丽画面下,隐藏着一些奇异的情绪,如杀猪的女孩、朝阳下的女孩……观看的人们似乎能隐隐感觉到,那女孩内心有着某种他人无法触及的忧伤。这灿烂的卡通画面是一个用小孩的忧伤形象来讲述大人故事的花招。

1986年进入中央美院、1989年去德国留学、1994年回国,刘野经历着一个艺术家所经历的正统教育和顺理成章的道路,但他却有着某种不知足,老坚持画着卡通画,孤零零的小人弥漫在很大的空白中,舞台在更改,帷幕拉开又关闭,小人儿逐个登场,孤独或冷酷地,讲述一个个故事。有人说,刘野身上有某种东西和这些小小的卡通人很像,他不否认,他说“一个艺术家只要找到自我才算完成任务了,你作品中的形象很像你。”

我小时看童话特别多,因为父亲也写童话。我的作品也不是设计的,只是有些因素越来越多,作品风格是逐渐演变过来的,跟过去都有关系。我的作品也不是表演性质的,是一点点演变过来的,不是说今天能演袁世凯,明天就能演青少年,我自己是什么样的就只能是什么样的本色。
——刘野自述



刘野的标志小人



6月12日,也就是下周四,广东美术馆将展出洪磊、刘野和夏小万三人的作品,他们三人共同成为今年的马爹利非凡艺术人物。自2006年起,该非凡人物都由一批具有学术权威的艺术专家们评选,包括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,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,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,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以及著名油画家陈丹青。在活跃的中国当代艺术群体中,他们以独特的艺术呈现手法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平面梦境,观看他们的展览,犹如“爱丽丝梦游中国园林”一般,广州观众将面对一场难得的视觉冲击。

■本版撰文 张玥晗

爱丽丝 梦游 中国园林



《古山水之唐寅》



《手》

《古山水之范宽2》

夏小万:镜中面孔,玻璃中的你我

夏小万是一个实验狂,他一直在探讨艺术语言的转化,为此,他在玻璃上画画,让平面的画转为空间中的画。这种努力,让夏小万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独一无二的人物。不过,他不仅探讨语言形式,更在探讨现代人对绘画更深入的表达,他犹如一个握着画笔的神奇创作者,甚至在画笔下创造了一个个奇异的人,这些人,并非来自现实,夏小万试图让他们将躯体和心灵做一次结合,展现生命中饱满的体验世界。

很多朋友说,说你的想像力怎么这么丰富?我不是一个顺杆爬的人,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特别有想像力的人,没有想那么多,形是想象不出来的。脑子里没有那么多东西。后来逐渐觉得我是在编造,我没有在观察。我觉得我们的观察是完全锁定在了需要上,需要什么就观察什么,不需要就什么也看不到。

还又回到造人上面,我还是在造,我想让这个可能性尽可能地超乎常态,我既然放开了,可以做不是人的东西,可以做各种形态的东西,只要我手头上的转换语言掌握了,这种造型的技巧掌握了,我就可以想像它在空中的形式是什么样的,各个角度是什么样的,这个形态在这个构图里面这样处理,我就可以随意地塑造。

——夏小万(来源:巫鸿与夏小万谈生活、灵感和创作)